

局長隨筆

剛到合肥出席了第四屆全國體育大會的活動。對這個體育大會，相信很多人不熟悉，我也是出席活動之後，才增加了認識的——不但增加了對這個體育大會的認識，也增加了對普及體育運動的認識。

對於運動會，我們最熟悉的相信是奧運會了，熟悉它的歷史、形式、成績、項目等等，其他的運動會都有它的影子，爭取的是「更高、更快、更強」。它的獎牌有最高的「含金量」，代表着世界的最高水平。這是精英運動員的比賽。

奧運會，還有其他層次的運動會如亞運會、遠東運動會、全運會等，雖然觀眾不少，但能夠達到參賽標準的，只有少數精英運動員。精英運動員代表着一個地方的最高運動水平，對社會能起激勵士氣的作用，每個地方都重視培養。香港也一樣，特區政府近年在這方面做了不少資源調配，在各方面的配合和努力下，取得不錯的成績，也積累了不少經驗，我們會繼續在這方面朝着更高的目標前進。另一方面，與培養精英運動員並行不悖的是，我們要推動體育運動的普及，讓更多市民參與不同形式的體育運動。體育運動其實是一個很廣泛的概念，可以容納很廣泛的參與。這次到合肥，我就有大開眼界之感。

第一是不少比賽項目很新鮮有趣，如三人籃球、橋牌、象棋、龍舟、舞龍舞獅、攀岩、毽球、航空模型等，比賽項目達 34 個大項、318 個小項，參加人數過萬。

一次快樂的運動會

民政事務局局長 曾德成

這些都是市民平時時愛做的運動，但在奧運範圍內。

第二是比賽的氣氛不同。在精英運動比賽中，大家都對代表着最高榮譽以至經濟利益的獎牌十分重视，比賽氣氛很緊張，競爭激烈。可是體育大會的比賽有很強的趣味，很多比賽項目本來就是民眾平常的娛樂活動；比賽中，比賽的與觀看的，都帶着愉悅的心情。賽場中少了緊張，多了歡樂。快樂，正是這次體育大會要達到的重要目標。

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劉鵬在運動會的開幕講話中說，本次體育大會進行了重大的改革和創新，改革方向和目標，是努力實現「淡化金牌、淡化錦標、重在參與、重在交流、重在健身、重在快樂」。這使本屆體育大會有別於去年在濟南舉行的全運會，那是奧運項目的精英化比賽，而全國體育大會為非奧運項目比賽，走普及化、群眾化道路。

香港也派出了近百位運動員參與其中 19 個項目的比賽，最年長的運動員為航空模型運動員李洪基，年齡 58 歲，最年輕的是高爾夫球運動員張穎怡，年齡 14 歲。我與運動員的接觸中明顯地感到，他們很愉快，與參與精英運動比賽運動員的心情不同。

這樣的比賽對我們推廣體育運動應該有啓發。體育運動的開展應當分不同層次進行，不應互相排斥，而應該互相推動。對於公眾來說，他們既需要精英運動帶來的激勵，也需要各種普及運動帶來的快樂和享受。

中國開始爲人民幣升值部署

中國社科院金融所中國經濟評價中心主任 劉焯輝

名家指點



劉焯輝

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需要出口驅動型增長了。

歐債危機促人民幣升值

弱美元使得美國龐大的對外投資隨着美元貶值而獲得巨大的資本盈餘，最快速地降低國家淨債務率。

更關鍵的是，美國經濟走出再平衡唯一的方向是再工業化，不是美國的海外工廠的回歸，而是再造一個的新工業體系，弱美元能整體抬高傳統工業領域的運行成本，換句話講，只有傳統的資源和能源泡在「水中」，才能從根本上保證大量的投資源源不斷地進入所謂低碳的新經濟形態，並充分保證這些投資的安全。

坦率地講，人民幣盯住美元曾經為美國人「反危機」立了功，當美元風雨飄搖之際，中國人對美債「不拋棄、不放棄」是美元最大的支撐。

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沒想到，歐洲人軟肋這麼快暴露：經濟疲弱、債務惡化；在危機的衝擊下，「只有統一的央行，沒有統一的財政部」的所謂貨幣同盟區是多麼的漏洞百出。

於是，歐元狂貶的對沖——美元強勁，使得美國一季度的增長動力受到很大的威脅，此時人民幣盯住反而成了弱美元政策執行的最大障礙，人民幣恢復兌美元的升值，美元才能止住升勢，美國的出口或能喘口氣。

有人說，歐洲的債務危機使得中國政府會延緩人民幣升值的時間，在我看來，恰恰相反，當下來自美國的外部壓力可能反而更大，隨着

歐元跌，美元不斷升。

匯率升值將擠出資金

從國內看，從理論上講，一國實際匯率的上升，要麼通過名義匯率的升值來做平等式，如果沒有從名義匯率上反映出來，它必定會表現為國內通脹的上升。而國內非貿易部門如房地產或者服務業價格的大幅上漲則是這種通脹表現的常態。這便是國際經濟學著名的「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

於是匯率成了調控手段。通過名義匯率調整（更準確地講就是人民幣兌美元的升值）來給國內的資產泡沫降溫。

但「巴薩」的「跳脫板」效應能否見效，取決於當名義匯率升值以後，該經濟體的既有結構是否足以支援貿易部門的資源如願地向非貿易部門轉移。

當下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在中國是缺失的。金融、主體運輸（從公路網到鐵路運輸，從航空到遠洋運輸等）、電信、電力、傳媒等等，受到「壟斷」力量的控制，私人資本無法涉足或集聚。

實際情況可能還遠不止於此，當下國有部門

依託着「反危機」政策所凝聚的「要素資源和資本的空前優勢」，大肆進入第二產業中攻城掠地。

可以想見，匯率升值而致貿易部門擠出來的資金，將會只有兩個去向，一是短時間內大量湧入虛擬，資產泡沫再進一步做大；二是向外



圍繞人民幣升值的博弈日趨複雜。

港事講場

香港經濟離不開國際政治

楊漢群

很多港人認為香港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城市」，應「只談經濟不談政治」，國際政治更是「關我乜事」。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在香港經濟的發展歷程上，國際政治自始至今都扮演着極為重要的角色，港人不可不察。

國際政治導引百年經濟

十九世紀是西方殖民擴張的高潮，1841 年，英國人在鴉片戰爭期間登陸香港島，宣布香港為「自由港」，次年《南京條約》簽署，清朝割讓香港島予英國。此後，英人在香港大力發展貿易，為本國的利益服務，揭開了香港近代經濟發展的序幕。可以說，香港近代經濟乃肇始於西方殖民擴張和清英角力這個國際環境之中。

由割讓至 1949 年，香港成為歷屆中國政府，包括清朝政府、北洋政府、廣州國民政府、南京國民政府與外國帝國主義的角力場。當中一些重大事件對香港當時的經濟以至往後發展有巨大影響。例如 1925 至 1926 年期間，由中共發動、廣州國民政府支持、以英帝國主義為鬥爭對象、歷時 16 個月的「省港大罷工」，就一度將香港變成「死港」、「臭港」，迫使英國撤換港督和調整治港政策。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隨即對其打壓、孤立、圍堵，將英治下的香港、國民黨治下的台灣、韓國、日本、1965 年獨立的新加坡等視為冷戰博弈的棋子，組成圍堵中國大陸的包圍圈。為了加強這些「棋子」的圍堵力量，美國遂全力支持這些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以至後來出現了日本的經濟超強和港、台、韓、星的「亞洲四小龍」。

由於香港接鄰中國內地，地位更顯特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央政府為打破孤立，對香港採取「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政策，以香港作為對外接觸的重要窗口，暫時容忍英人繼續治港；同時，西方亦利用香港這個中國南方的窗口，窺探內地情況。在冷戰時期，國家和西方都需要香港，大家都要維持香港當時的狀況，故中國不管如何困難、與英國關係如何起伏，都堅持向香港供應廉價食物和食水；西方則視英治下的香港為西方陣營的一部分，對香港開放市場，讓香港透過努力密集的低端技術輕工業產品得以銷售，賺取可觀外匯。故此，戰後香港經濟起飛，與冷戰實有密切關係。

1978 年起，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由於中國當時發展水平較低，又是第一人口大國，改革開放等於啟動了世界上最龐大的廉價勞動群體。西方遂調整全球經濟分工，將努力密集的低端技術工業生產轉往中國，自身則加速發展金融及其他高端產業，同時至今仍然嚴格限制高端技術輸往中國。

中國改革開放後，香港成為國際分工的中轉站，協助中國成為「世界工廠」。改革開放的最初十多年，香港充分利用內地的廉價勞動力和土地，配合西方的市場，逐漸將本地經濟由以輕工業帶動轉型至以金融、地產、服務業為主導。可是，香港獲利豐厚的同時，也出現產業空洞化、資產容易泡沫化

的情況，其嚴重後果在亞洲金融風暴期間表露無遺，而且至今仍然面對經濟轉型困難的問題。

一百多年來的歷史，證明了香港的經濟發展，從來都離不開國際政治。或者有人認為，歷史上的國際政治忘了也罷，最重要的是眼前。抱持這種觀點的港人肯定不少，否則香港的歷史教育就不會急遽萎縮、各大主流媒體有關國際政治的報道也不會「買少見少」、大學的 MBA 課程也不會氾濫得如此厲害了。不過，國際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力，是不會因港人對其忽視而削弱的。

國際政治仍左右港經濟

近年，常聽到美國朝野指斥中國操控匯率，令人民幣幣值偏低。中美在匯率問題的爭拗日見激烈，甚至燒到香港頭上。3 月 24 日，美國著名經濟學者、彼德森國際經濟研究所主任伯格斯坦在眾議院賦稅委員會聽證會上表示，香港、台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貨幣匯率被低估，建議與中國一樣，由財政部列為貨幣操控國家及地區。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次日回應指，香港於 1983 年開始一直實行與美元掛鈎的聯繫匯率制度，故對有關說法感到「奇怪」。香港主流媒體和財經界對這次事件的分析，多從慣用的財經角度出發，也多有顯露出「奇怪」的感覺。

其實，如果從香港國際身份的轉變和國際政治的角度看，這根本沒有什麼值得「奇怪」。回歸前，香港是英國管治，屬西方身份，扶植香港於西方有利，自然就讓香港成為「小龍」。因此，美國從不批評港英出於保持香港穩定（1983 年正值中英談判香港前途問題的關鍵時期）而推行的聯繫匯率。回歸後，香港是中國治下的特別行政區，屬中國身份，要抑制中國，香港就一定不會是西方扶植的對象，而是打擊的對象。至於打擊的力度，則視實際需要而定。

或者有人認為這只是「想當然」的陰謀論。其實，國際政治本身就是充滿陰謀，為詭譎多變、無許不成的角力場。看看美國如何扶植和打擊日本吧！戰後美國為了國家利益和冷戰下的全球戰略而扶植日本，上世紀 80 年代見日本的經濟實力威脅到自己時，就通過調控匯率、日圓升值、資產升值等手段，加速日本經濟泡沫化，同時加緊扶植韓國這個有強烈反日意識的日本鄰國，使其成為日本的競爭對手。結果，日本在 90 年代初泡沫經濟爆破，資產大貶，至今失落了 20 年，還要面對韓國在汽車、電器、文化產業等多方面的強力競爭。近月豐田全球回收 800 多萬部汽車，與美國挽救金融海嘯後的美國汽車業有多大關係，也耐人尋味。日本經濟從 80 年代可以對美國「說不」，走到今天的困局，反映日本在國際政治上始終未能擺脫美國的操控，以致無論經濟上有多大成就，都會被輕易擊倒。為了國家利益，美國對傳統盟友日本尚且如此，對新冒起的中國以及屬於中國的香港還會客氣嗎？

香港經濟應如何轉型？往後的路應怎樣走？答案都不能不從國際政治中尋找。為了香港的前途，港人再也不能對國際政治採取事不關己的態度了。

熱門話題

「十八仝人愛落區」節目好

仁人

由 5 月 1 日開始，商業電台連續 18 個周六凌晨 2 時至 6 時，在商業一台和二台聯播「十八仝人愛落區」節目。該節目得到民建聯的贊助，其成員理所當然地獲邀擔任客座主持，並與商台主持到十八區夜蒲點探訪夜間流連在外青少年。此種關心「夜青」的活動，說明民建聯的工作落實到了社區的屋邨和街頭巷尾，落實到「雙失」的青少年身上，是值得支持、讚許的舉措。

首先，民建聯贊助此段時間的訪問和聯播，是既不擾民，又有的放矢的做法。衆所周知，



民建聯與商台合辦深宵節目，引來一片熱議。

由於香港教育方針只重考試、分數、升學，將品德教育放在可有可無的地位；又加上學校因「標籤」效應只顧用填鴨式教學，使在學學生缺乏遠大志向和正確人生觀，面對功課壓力，意志薄弱者容易消沉、自暴自棄，使黑道勢力乘虛而入，引誘他們走歪門邪道；又以援交、毒品加以引誘，於是三五成群流連酒吧，流落街角，或傾訴於屋邨天台，或露宿於公園不返，成為文明都市的瘡疤，香港社會的隱患。民建聯關注他們，愛護他們，傾聽他們的心聲，尋找解決的方法，引導他們走上正途，這

不是值得學校、家長、社會支持的舉措麼？

其次，民建聯此舉，也慰撫了教師、家長的心坎。屯門安定邨一位家長說：「幾好哇，常有逃學細路深夜在天台喧嘩擾人安眠，應該勸解他們返屋企」。另一位住天水圍的朋友感歎夫妻為生活奔波無暇教導兒子，致他缺乏溫暖誤交損友。教師方面也透露心曲：教學辛苦，育人無術，義工太少，幫不到位。現在民建聯用此「十八仝人愛落區」方法

去支援家長，支持老師管教方面的不足又有何不妥呢？

其三，從出發點而言，民建聯此舉不涉政治。因政治也者，是不同階級及其代表利益集團組織的主張和綱領及彼此的聯合與鬥爭。民建聯在商台及深宵探訪中，一不宣傳自己的政見，二不批評其他政黨的觀點和行為；三不鼓勵「夜青」加入自己的行列，何來在「突出」民建聯自身的政見呢？倒是民主黨某副黨魁暴跳如雷，並要用「三萬八」來買廣告煽動「大遊行」，這才是此地無銀、賊喊捉賊利用商台從事利己政治宣傳的違法活動。

其四，我們贊同港台、商台不要政治化，不要違反廣播條例，不要接受政治性廣告。但是，商台、港台更不應向某個政黨傾斜，充當某政黨的喉舌。接受「自由風」、「千禧年代」的聽眾意見播出，要一碗水端平，民主、自由才能名副其實地在商台、港台落實和體現。

民建聯的「十八仝人愛落區」是好節目，就好在用意善，做法對，合時宜，受歡迎。我們呼籲政治團體只要力所能及，都來加入「愛落區」關注「夜青」的活動；而不應該像某政黨那樣，鼓吹學生「吸毒一次就好」，以辱罵、粗言、掃把、暴力去教壞細路，還到商台「抗議」商台和民建聯的正確舉措。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到頭來必以害人害己告終。

來論

矛盾的香港人

千里雪

容謊言治國」，表示抗議。

事實上，李光耀確是一個威權領袖，現時承自李光耀的新加坡政府實施的依然是威權統治，新加坡人所享民主、自由遠遠不及港人。因而，追求民主的大學生不喜歡李光耀是可以理解的。

可是，另一方面，港人對新加坡的讚賞又的確溢於言表，見諸報端網際。在港人苦於樓價飆升，置業無望之際，輿論即盛讚新加坡政府興建組屋，使人民安居樂業。當港人擔心金融中心地位被取代之際，不禁遙望新加坡理財中心辦得如何成功，認為香港應扮演內地理財中心的角色。還有部分港人稱許新加坡政府興建賭場，促進經濟發展，不像香港那樣，一輪議論後，不得不擱置計劃。

或許，香港和新加坡都位於亞洲，地方雖小，卻都是大都會，兩者之間常自覺或不自覺間互相比較，難免你見我好，我見你好。就像兩個年老的婦人，一個退休在家，一個仍要打理生意，前者羨慕後者可以賺錢，後者羨慕前

者可以悠閑度日。而香港正面臨政經轉型的困境，整個社會瀰漫着焦躁不安的情緒，特區政府更曾招來「議而不決」之議，港人看見那邊廂的新加坡政府推行政策時大刀闊斧，果斷堅決，因而羨慕不已。

或許，港人都有些口是心非，表面上道貌岸然，一心追求民主，傾慕德先生，骨子裏卻可能仍然依戀父權，恨不得有一個雄才偉略的政府打點一切，而不耐煩於事無徵詢民意的政府在一邊婆婆媽媽，「議而不決」。這就像電台調查觀眾喜歡什麼節目，每每得分最高的是新聞節目，但若據此制訂經營策略肯定要栽跟頭，因為事實上，收聽率最高的總是八八八卦的娛樂節目。

說到底，港人追求民主，鄙視專斷獨裁，卻又不願犧牲效率；港人讚賞新加坡政府什麼都管得井井有條，卻沒想過若特區政府也實行新加坡式的管治，會有多少人走上街頭遊行抗議。

香港人啊香港人，真是難搞！